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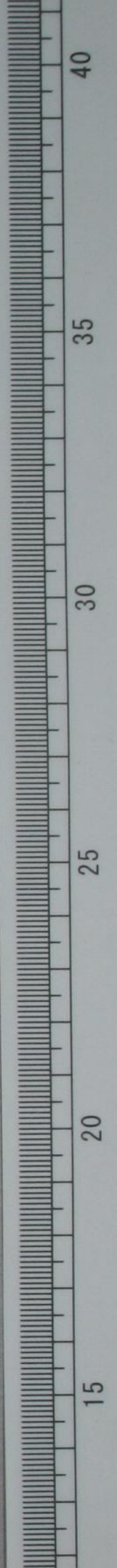


清本
翻刻

劉氏人譜

亨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6
2



文庫11
D 36
2

010190550635



楓山名懋

王端毅公恕為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為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恥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

章拯者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明成祖繼統陳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魯公文文山之為

頤名真跡
文名天科

普頁已二

柳田泉文庫

入。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勾成卒入伍。福仰天泣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旁有席草。因織席易米奉姑。姑歿。廬於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自後草不復生。士人傳爲異事。

薛名蓮

薛西原嘗言。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能免人於患難。而損自己之廉恥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

高名夢龍
字德徵以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

字行忠憲
公本生父
也

爲君臣之義。

司馬溫公自辭樞密歸洛。絕口不言時政。鄉人欽重之。曰。此真相公也。

傅名美前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以上記君
臣有義

梁鴻娶妻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依大家臯伯通家。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

山濤為布衣時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韓貞靜儉約不改。後濤果大貴。爵及千乘。而無媯媵。

清人避諱
改為元

房元齡妻盧氏有賢德。元齡微時病欲死。謂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須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以明無他。後元齡病愈。自微至貴。禮之終身。

吳名與婦

吳康齋從父官京師。奉父命歸娶。既娶。共往謁父。然後敢同室。

許氏家則
明詩相卿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

作

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家。賽神燒香。銜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周名行已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約婚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不能做此事。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攜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為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

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司馬溫公中年無子。夫人爲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一日夫人歸寧。令妾捧茶以進。適公方讀書。妾乘間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尙書。而讀書自若。妾逡巡而退。

韓魏公在政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其且留爲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

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韓文公年五十。喪其閭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曰。我年已半百。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其清心寡欲如此。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此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韓文字貴
道明洪洞
人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程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孀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以上記夫婦有別

漢鄭均兄爲縣吏，頗受餽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以復得，爲吏受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

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

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郎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兩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瘡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母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兩兄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

瘥。袞亦無恙。

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歎曰。焉有急功名。而緩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後一科會試。大魁天下。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本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而已。

王陽明先生曰。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王覽母朱。遇祥無道。以祥前母所生也。覽方數歲。見母撻兄。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時。每諫其母。母虐少止。懼母置毒飲食。子祥。日夕必與共膳。母以非禮使兄。覽輒身

為分勞。又虐祥妻。則覽妻亦趨而共。母因以悔悟。待祥如已子。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為生。一日乘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景仁名裕以字行按述諸兄裕最長次兄當作伯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次兄景仁素憎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媿。友愛遂篤。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關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之行。

梁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仕於外。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寄。向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伯康名直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伯康年八旬。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章名溢

章三益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

兄止此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幼兒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脅之。不屈。終不加害而去。以上記長幼有序陳師道律已甚嚴。居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公欽之。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敢望其來。吾將見之。恐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懷金餽之。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一日章惇欲交師道。亦令觀以書通之。師道答書云。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傅英俞

也。若昧冒名義。聞命走門。失其所以見招之意。公又何取焉。卒不往。

白敏中。在長慶年間。王啓再秉文衡。意欲以第一人處之。嫌其與賀拔碁爲友。因密令親知導意。敏中如教。既而碁造門。左右辭以他適。敏中聞之。躍出見碁。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足爲榮。乃至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以語啓。啓曰。吾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碁矣。遂以第一人處碁。而敏中居三。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入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

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王陽明曰。交友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交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

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爲耶。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

者亦死。吳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為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潘名景憲
呂名祖謙

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朱子甚稱歎之。

高名權

儲柴墟於陽明先生前輩也。先生登第時。柴墟已官太僕少卿。其後往來問學。若弟子。方叔賢在吏部。與先生同官。而叔賢位正郎。在先生上。一日論學有契。即執弟子禮。人皆以為不可及。以上記朋友有信

方名欽夫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總之不遠於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亦誠而已矣。記及楊乙李步行等。正以媿一輩讀書識道理者。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述考旋第五。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別元作則
今改正

元即玄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分別一箇是與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呂名公著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而無所好。

右總記

魏傅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辨顯於

元即玄

貴戚之間。鄧颺好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有重望。為之宗主。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嘏友人荀粲謂之曰。夏侯太初與何鄧。皆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嘏曰。太初志過其量。能合虛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譽而無關鑰。此三人者。以吾觀之。皆敗德也。遠之猶恐及禍。况昵之乎。未幾。三人相次誅滅。親友連坐者甚眾。而嘏歷顯位。以功名終。

晉顏含篤於孝友。為朝野所推重。嘗與子弟論中朝人

正上脫少字

物必推重行實而抑絕浮華。人問少正卯與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爲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懲，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人咸服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先生過激之論。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劉摯質直敦厚，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教子孫，必先孝悌。而後文藝。每日上無實德，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鄭奕嘗以六朝文選教子。奕兄見之曰：何不教他讀孝

沈約謝靈運

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汗人行止。夫教子文選，猶謂不可。古人敦崇實德如此。

近見童蒙須知一帖，最於蒙養之功說得親切。末云：童子亦趨時，人心何由得古。不急以莊嚴格語薰育初心，徒以華飾麗句發其風藻。吾恐巧慧日開，淳龐日薄也。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蓋心者箕裘萬葉之根本，聰明洩心，則所延必促。樸茂維心，則所祚必長。果能培養此心，以迄老成，則遞相告誡，綿延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聰明洩心，所延必促。此論後生極當體會。

元卽玄

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
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羲之年五十九。謝安年
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尚虛元。競
鬪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理。不
信浮華之害。熟讀王謝家傳自知。以上記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
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吳主曰。式毀
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
顧人所難。

王氏自曇首以來。世居建康之馬糞巷。僧綽。僧虔。以忠
厚傳家。門風寬恕。虔子志尤爲惇實。門下客嘗盜其車
幘。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
稱其美。兄弟子姪。皆敦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多長
者。

敦厚固本於天性。尤要在祖父之教育。彼烏衣巷中
風味。不及馬糞巷遠矣。故烏衣子弟。鮮有得壽考者。
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識。不
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

據厚德錄
此公在魏
府時事

之。拯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韓公真盛德也。

王陽明先生父海日公。有以附劉瑾事誣之者。或勸之辨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許友也。竟不辨。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紜。陽明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遂止。

金誠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糞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

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醇厚。

餘姚趙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嚴嵩意。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陷塹。瀕死者再。旣至下獄。杖之百。錦自分必死。幸而削籍歸。後嚴嵩敗。起錦巡撫貴州。過江右。見嵩藁厝道旁。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後又以忤張居正黜歸。及張死籍沒。錦起大司寇。力請寬恤。乃得少解。其厚德如此。躋大位享高壽。固其宜矣。

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

帝啓圖書
德錄使得
作令人

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陳名繼孺

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者也。今人貧窮孤苦，只怨上天薄待已，不知自家先薄待自家。如何天反於汝獨厚。陳眉公曰：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數語使人尋味不盡。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固德之大者。即如見人議論人短長，有可掩覆處，為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為之提醒；見人狠結冤仇，有可解救處，為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高

高座名戶
黎密西域

厚。又昔人云：譬如我穿綾衣凶眼，道遇吉祥善事，相與引而避之。其事雖小，其心則厚。易所謂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為者，此類是也。以上記警刻薄晉卞壺方正質實，以繩簡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為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嚴憚。高座上人於王丞相前，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職事之暇，終日斂膝危坐。嘗誡子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

元卽玄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箕踞。以為宏達耶。
唐張九齡。風儀秀整。異於眾流。元宗於朝班望見之。謂
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用人必問曰。風
度得如張九齡否。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
從之列。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
不敢以戲也。以上記
警輕佻

清人避諱
改弘為宏

公孫宏起家。徒步至為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
名譽。有故人高賀詣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
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吾自有之。宏大慚。賀告

汲名燕

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豚臬。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
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始疑其矯。汲長孺曾面斥之。宏
嘗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殷浩被黜後。徙於東陽。有甥韓伯。隨於徙所。浩特愛之。
浩雖終日書空。然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
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歲餘。韓伯欲還都。浩送至渚側。
詠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乃不覺泣下。始知
其前此之矯飾。

夏侯勝以經術知名。而性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宣帝
召為諫議大夫。勝入謁。或呼帝為君。或誤相字於前。帝

以是益信之。

魯宗道天性敦樸。言無矯飾。一日易服。與故人入酒肆飲。真宗命中使急召。徧覓始得之。中使語宗道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當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中使入如所對。真宗問何故。私人酒家對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至。遂邀之入耳。真宗益嘉其直樸。以上記警飾偽

管寧

管幼安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劉忠定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

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陸象山

陸象山先生曰。規矩嚴整。為助不少。入儒者之門。自當從言規行矩始。

呂舍人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胡名安國。按此安國。子寅。字致。堂者。事也。文定公嘗作致堂。

胡文定公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為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後遂為世大儒。以上記警戲動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兒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蔡名清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爲兢。兢。四書五經中。所以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最酷。試舉世俗所易犯者。敬錄數條於左。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慎勿形言。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又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

當通

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輕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毋與言表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勿彈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

勸善。

聞人談一善事。談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此真小人之尤者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刊刻善本。廣為流布。亦與人為善之一端也。以上記警妄語

宏即弘謝宏微性沉密。不妄言議。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范名鎮范蜀公與司馬溫公相友善。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墓銘。後光先死。鎮作銘。其詞峭峻。光子康屬蘇子瞻書。

之蘇曰。吾不辭書。但恐非三家福耳。乃易他銘。

蕭名林之楚下脫材字下全

張詠性剛毅。忽於小節。其所善友蕭楚。見詠几案上有一絕。末二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楚取筆改恨作幸。詠歸見之云。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楚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筆墨之間。未可輕忽。且天下

一統。而公獨恨。可乎。詠歎曰。君真吾一字師也。朱子嘗教人云。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

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昔韓昭侯恐漏夢中之詞。孔光不對宣室之樹。非過為此。總總。蓋見事熟。

則慮患周。積思深。則發言簡。與其逞智以先人。毋寧

緘舌而處拙。以上記警疎誕晉衛玠風神閒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范純仁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道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朱名公庭

程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揆嘗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呂祖謙

呂東萊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口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以上記警駭戾

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為儒宗。

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

按此條出魏志本傳注引別傳原文欲遠遊詣安邱孫松云云非師之也安邱則師孫松六字當刪韓名卓陳名寔交舊作師今改正范名滌盧名植元即玄于章實是字名則未

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松。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元有盛名。為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王育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關太平御覽引晉書作郭子敬

元即玄

劉名峻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為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為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為匹。

祖瑩八歲即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為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為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

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爲燈煙所熏。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以示子孫。

邵堯夫讀書於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謁告西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

楊龜山先生積學。嘗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矣。

張無垢老來目病。持卷就明。倚立窗下。年歲積久。雙趺

張九成

依然。

古人當困窘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

矢志不輟。今世胄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

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

偏不好學。真天地間大罪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

清夜自思。能無悔愧。

以上記警不力學

穎川荀淑遇汝南黃憲於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竦然異

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

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

郭名泰

九舊你沒
今改正

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去。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

張橫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講周易。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橫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弗及。汝輩宜往師之。乃歸陝西。

明道兄弟初待其父。識邵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

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朱晦庵為南康守。春日陸子靜往訪。晦庵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請子靜講君子喻義章。聽者如堵。當時

陸九淵

說得痛快。座中至有流涕者。晦庵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晦翁。詆子靜。朱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熹與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王心齋謁陽明先生於江右。時陽明巡撫南贛。心齋由中門入。陽明降階迎之。時心齋服古冠服。手持木簡。踞上坐。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

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不可苟從。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心。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以上記警不服善

西漢司隸校尉鮑宣。以亢直被禍。下獄當死。博士弟子咸舉旛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明日遮丞相孔光陳說。丞相車不得行。又伏闕上書。帝乃減宣罪。髡鉗徙之上黨。

平陵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敬意。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先生一夕偶瞑坐。二子侍

立。夜深不去。伊川旣覺。謂曰。二君尙在此乎。旣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已尺許。二子俱傳濂洛之學。

宋名漢字
景濂
方名孝孺

明方正學在宋景濂門。爲高弟。濂卒於貶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蹟。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恤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方去。

唐彬初從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彬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於地。而彬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也。徐取稿。點綴數字。未幾。與瑄同榜成進士。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父而外。於師爲重。師友皆以入合者也。惟道同。故四海可以樂羣。惟義至。則異姓可爲骨肉。攷自來風義之敦。莫如東漢。其次淵源之接。表自宋儒。故或生篤其歡。或死盡其誼。有急則忘身以拯之。旣歿則存孤以報之。皆道義之顯著者也。吾爲表章前哲以式來學。以上記警不敬師
宋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誠。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側。迨唱名及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及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王名珪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爲善之報。
閩士某省試不遇。卽一相者曰。如君骨格。縱才高班馬。難許成名。惟勤種陰德。庶可挽回造化。士揣家貧無財。種德又思。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當盡心訓誨。以

王名曙

作陰德。或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數年後復省試。相者遇之。賀曰。君卽當榮達矣。士曰。何前拒我之峻。而今許我之確耶。相者曰。君丰神與前大異。定有陰德。士曰。無他。惟數年來。盡心竭力。以誨人子弟耳。相者曰。成就後學。種德最大。宜形骨之頓換也。榜發。果高列。

沈千秋嘗與同社論曰。居官盡職與否。於處館時可預卜。主家脩膳。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以消受者。近來師道凌夷。真可痛哭長歎。不思誨人子弟。於心何安。必須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勿可諉之子弟。不率教而自爲寬。

解也。以上記警
職館職

嚴彭祖宣帝時。以東郡太守高第。入爲左馮翊。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時人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薛文清公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饋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也。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餞之。

江上公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闖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從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選徐步而出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時中丞俞諫督兵平寇諸監司皆長跽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夢陽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畢竟出

以是名重天下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考績至北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在京謁振振知忱與公同年示之以意忱言之公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他日何以見諸生忱因諷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以上記警趨附

寇萊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伊川門人欲歸應舉。甚迫。問之曰。蔡人習戴記者少。決科之利也。伊川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尹和靖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尹曰。此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未可自專也。尹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楊慈湖
真名德秀

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遂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楊慈湖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悅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曰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王龍谿

王龍谿嘗謂人曰。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

紆徐操縱沉著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出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以上記警蹠進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欸

洽。

李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所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之醇謹。弟之恭遜。正兩相成哉。

羅念庵先生嘗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得狀元兩字。此

羅名拱先
澄心小錄

摩有去字

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上

記警詩勢

薛文清公曰。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王陽明先生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

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王勃楊炯
盧照鄰駱賓王

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揚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善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李鄴侯泌。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為文。嘗有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泌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銜。

歐陽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極貴顯。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曰。別後一年。做得甚工夫。答曰。纔去得一矜字。蓋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伊川因語同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許何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曾名直

羅念庵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庵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以上記警持才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著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尸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滅裂。即讀書亦不能咀嚙。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

此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悁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能
樂天。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
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就
求圍棋。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
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

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請

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
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解。張正
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從忙後錯
了。

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魯齋
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
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薛文清公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
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以土記
警造次

宋末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譏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

明末李賊之變。京城破。翰林汪偉及婦耿。懸梁自盡。夫偶居左。婦居右。耿曰。雖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乃易之。始就縊而絕。

靖難兵破南都。卓敬不屈。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宋高宗航海時。金將琶八追躡至越。越守李鄴舉城降。與琶八並馬馳。衛士唐琦見之。憤甚。於途中拾一大篋。

呼天祝曰。願一擊殺二賊。倉卒間。從馬後擲之。不中。被執。琶八將殺之。琦曰。死吾分耳。吾爲天下奇男子。當出一奇以死。唐時有顏杲卿者。爲賊鋸解。若能以革囊灌油。置我其中。縱火焚之。使光燄燭天。斯大快也。琶八曰。若真義士。當從若言。以成若名。遂如言焚之。琦意恐琶八追及高宗。爲此以緩其程也。見者驚駭。拾其骨葬焉。後紹興郡守傅公崧卿。請於朝。爲建祠。詔贈將軍。賜廟額曰旌忠。春秋致祭。

西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王莽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款有足動人賊不
忍殺或指以避兵之處母子俱全於難

東漢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經後范升為事繫獄
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
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獨可哀武
騎虎賁懼驚乘輿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
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詞請有感帝心乃詔出升獄政由
是顯名以上記
警顛沛

劉忠定公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
其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公曰吾為子孫不

呂希哲

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黜墨與權貴正欲為元祐
完人見司馬君實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呂榮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
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
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三揚士奇
發薄也

薛文清公為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內閣三楊
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即召為大理寺少卿三楊
以用公出振意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

文名徵明
顧名璘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

猶可。我過蘇亦不答拜。殊可怪。東橋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獨拜公，成得文衡山乎？以上記警由徑

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楊名震

楊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楊。楊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楊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為無知？密媿而止。

關名羽
按此事非

關壯繆公與昭烈帝之后，為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

實意刷

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何文肅公喬新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

白金。文肅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曰：子欲壽吾父，因他

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以上記警嫌疑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

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

善道，不美其譚，將為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

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蔡名震

蔡中郎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及聞王粲到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貌又短陋，一坐

盡驚蔡曰。此子有異才。吾所不及。吾家書籍當盡與之。粲由是知名。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覲粗有才華。未為時知。嘗以所作呈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歐陽永叔為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採者。必

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為一冊。名曰文林。以上記警蔽善

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另有解義。妙演竒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時郭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之以為

元即玄

已註。誇衒於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為慚愧欲死。

唐時隱者譚峭著有譚子化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臥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死。視之。則其氣蒸蒸然。其後遊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邱因奪為己有。而傳之。後竟不得其死。以上記警竊能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

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為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旁，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櫬，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

廬陵擇地葬焉。

楊士奇名
寫以字行

薛文清公嘗言：為士大夫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方登第時，學士楊文貞公欲館之，訓子公固辭。後擢雲南道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以上記警輕諾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范式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

三當作

後三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將至邵白母請爲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權而別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以士記警爽約

呂蒙正初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

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曰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問也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遂謝曰俟歸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隱退久妨賢路寧不媿心乎公於馬上踉蹌曰屢求退以主上未允故未敢擅耳終無怒色

富鄭公弼訓子弟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詬罵之者弼佯爲不聞或告之弼曰恐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名者乎罵者聞之大慙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又何待問耶。

莊名泉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呂名原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罵之。呂不為動。但誠僕

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辟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也。以上記警不忍辱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為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薦之為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硬上脫副字

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

八言類記
抹曰。昔仁宗違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抹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呂榮公嘗言。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以上記警不釋怨

